

# The Al-Aqsa Mosque as a Political Symbol: The Mosque in Symbolic Perspective

LI Yak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aw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y 23, 2022

Accepted: August 23,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Yake. (2022). The Al-Aqsa Mosque as a Political Symbol: The Mosque in Symbolic Perspectiv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58–06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8](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8).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8>. p

*The present study is supported b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 Research Project Results (Project No. 22WKY202).*

**Abstract:** The Al-Aqsa Mosque in the Old City of Jerusalem was originally an Islamic building. Later in the 20th century, as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intensified, the religious function of the Al-Aqsa Mosque gradually gave way to a political one, becoming a political symbol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which the Palestinians saw as a symbol of statehood and Israel administered as part of its national terri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l-Aqsa Mosque from a religious to a political function is not only an expression of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ligious building to a political symbol, but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Al-Aqsa Mosque in the city of Jerusalem 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political symbol.

**Keywords:** Al-Aqsa Mosque; political symbols; religious architectur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Li Yake is a master's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aw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with a research interest in Islam. Her email address is 18438173466@163.com.

## 作為政治符號的阿克薩清真寺 ——符號學視角中的清真寺功能嬗變

李亞珂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

**摘要:** 位於耶路撒冷舊城的阿克薩清真寺最初是伊斯蘭教建築,20世紀之後,隨著巴以衝突的

加劇,阿克薩清真寺的宗教功能逐步讓位於政治功能,成為象徵巴以衝突的政治符號,巴勒斯坦人民視它為建立國家的象徵,而以色列更是將其作為國家領土的一部分進行管理。阿克薩清真寺從宗教功能到政治功能的嬗變歷程不僅表現了其從宗教建築到政治符號的轉變,而且體現了宗教文化與阿克薩清真寺使得耶路撒冷城獲得存在間的張力是其轉向政治符號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 阿克薩清真寺;政治符號;宗教建築

巴以衝突是中東複雜局勢的縮影,而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又是解決巴以問題無法回避的關鍵所在。阿克薩清真寺最初是為便於穆斯林禮拜而建造的伊斯蘭教建築,隨著 20 世紀以來巴以衝突的加劇,阿克薩清真寺雖然仍保有宗教建築的職能,但也日益成為巴勒斯坦人民的國家象徵與政治符號。近代以來,我國學者關於清真寺的研究從物件來說可劃分為中國國內的清真寺和國外清真寺,而關於清真寺政治符號化這一主題研究的主要物件是國外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等原因成為了清真寺政治符號化這一論題廣受關注的物件之一。

我國學界關於阿克薩清真寺政治符號的研究一直與清真寺的功能探討夾雜在一起。楊陽、馮帥鵬是較早正式提出阿克薩清真寺政治符號化的學者,他們在《阿克薩清真寺宗教和政治功能解讀》中談到:對於未來的巴勒斯坦國而言,尤其需要確立一個精神符號來團結民眾。由於歷史的原因和多次中東戰爭,巴勒斯坦人分散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因此,要維持巴勒斯坦人的國民特性和對未來巴勒斯坦國的向心力及忠誠度,就需要有一個基本的信仰紐帶,這條精神紐帶就是阿克薩清真寺,它是一個政治象徵符號,是團結巴勒斯坦人的強大精神動力,加強了分散在不同國家的巴勒斯坦人之間在情感上的親近程度,強化了其利益一致的共同感覺和對巴勒斯坦國的忠誠;馬麗蓉可謂致力於中東地區清真寺研究的著名學者,其出版了著作《中東國家的清真寺社會功能研究》,通過論述阿克薩清真寺因具有維持巴勒斯坦國民特性和建國向心力及忠誠性的功能來說明它已然成為政治象徵符號。祁學義、羅惠翹、馬廣德、馬曉霖等學者也分別論述了清真寺的社會功能,其中多有提及阿克薩清真寺因具有政治功能,偶有涉及阿克薩清真寺因具有政治功能而成為政治符號的論述。

總體來看,雖然學界早已提出清真寺政治符號化這一論點,但關於這一主題的研究多集中於通過闡釋清真寺政治功能而認為其理所當然地成為政治符號,因而從符號學視角分析阿克薩清真寺功能嬗變歷程的論述較少。作為宗教建築的阿克薩清真寺如何演變為象徵巴勒斯坦的政治符號,這一演變歷程及演變原因尚待學界探討。因此,擬從符號學的視角出發論述阿克薩清真寺的功能演變歷程,並運用相關理論探討為何是阿克薩清真寺而非其他事物得以成為象徵巴以衝突的政治符號。

## 一、作為宗教建築的阿克薩清真寺

### (一) 符號與政治符號

現代符號學發軔於索緒爾的語言學。索緒爾認為概念和音響形象的結合就是符號,但符號卻經常被片面地用於單指音響形象,因此,索緒爾提出以能指和所指的名稱替代易混淆的音響形象與概念。舉例來說,在索緒爾看來,「牛」這一符號不僅指牛的聲音表像(能指),也指語言中牛的概念(所指)。值得注意的是,索緒爾認為語言是具有心理性質的一類事物,其與物質世界並無關係,他所論述的能指也並非指發出語言的聲音,而是指語言聲音在心理留下的印跡。中國學者趙衡毅關於符號的定義與索緒爾的詮釋頗為相似。趙衡毅在《符號學》中定義符號為: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有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

是表達意義。反過來說,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簡言之,符號是人類對於某類表達意義事物的感知,這類事物可能是語言、圖畫,也可能是建築、雕塑等等,它自身並非符號,只有在人的心理狀態中表達意義時才成為了符號,如此說來,所謂符號就是人們對於載體的感知與感知所彰顯的意義之間的關係,不過因符號載體這一名稱過於累贅,不少學者也將符號載體簡稱為符號。

關於政治符號的研究,哈樂德·D·拉斯韋爾和亞伯拉罕·卡普蘭將政治符號定義為:「政治符號是指那些在某種重要程度上運作於權力實踐之中的符號……,它們直接運作於權力過程之中,發揮著建構、改變或者維繫權力實踐的作用」,「政治符號的內容範圍非常廣泛,他認為我們最熟悉的或者權威性類型的政治符號有憲法、憲章、法律、條約等等,另外還有許多其他如政黨講壇、爭論、口號。演講、社論、關於爭議性問題的討論。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同時還有紀念日、公共場所和紀念碑等建築物,音樂和歌曲、旗幟、裝飾品、雕像、制服等藝術設計、故事和歷史、精心組織的儀式、以及遊行、講演和音樂等大眾活動都屬於政治符號的範疇」。胡國勝認為:「攜有政治資訊、表達政治意義的符號即為政治符號。在一定意義上講,政治符號既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又是一個具體的某種事物。說是抽象的概念,表明政治符號是一種重要的象徵符號,代表著某種政治意義;說是具體事物,表明政治符號也是許許多多具體的攜有政治資訊的符號」。從索緒爾和趙衡毅關於符號的闡釋來看,拉斯韋爾所列舉的眾多政治符號及胡國勝所說的某種具體事物的政治符號其實更多指政治符號載體。基於以上詮釋,政治符號可定義為:作為符號類型之一的政治符號是人們對於表達政治意義事物的感知,它是心理印象與概念的結合體,無心理印象則概念無用,無概念則心理印象無居所,為了便於論述,下文皆將政治符號載體簡稱為政治符號。詳細來說,巴黎凱旋門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國的政治符號,一是因為它在人們心中留下印記,而人早先形成的關於此物的概念譯解了心理印記,正因如此,凱旋門才得以成為人們心中象徵法蘭西帝國的政治符號。

雖然政治符號類型多種多樣,音樂、書籍、雕塑及建築都可成為一定意義上的政治符號,但政治符號最基本且最重要的特徵是政治性和象徵性。政治性是指政治符號在政治領域表達政治意義,如國旗、國歌等政治符號不僅傳遞了政治文化,更強化了處於同一政治情境人們的政治認同,是彰顯政治歸屬感和體現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標誌。心理學家榮格認為象徵是對未知事物的彰顯,於政治符號而言,它正是借助已有的表達政治意義的符號象徵著抽象的國家或民族精神。其次,政治符號還具有多變性,不僅作為政治符號的事物多變,從時間維度來看,某一事物在不同的時間段表達的政治意義也有所不同。最後,政治符號具有號召性,它不僅是同一政治背景中人們的政治交流橋樑,更能強化擁有同一政治符號的人們對於政治符號背後暗喻的政治方針或政治理念的認同,正如竹內郁郎所說:「用符號操縱大眾達成重大目標」。

## (二) 宗教建築與阿克薩清真寺

### 1. 宗教建築及表徵

表徵是認知心理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指資訊或知識在心理活動中的表現和記載的方式,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人所接觸的現實事物,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心理活動對現實事物的加工。《牛津英語簡明詞典》對它的釋義是:1. 表徵某物即描繪或摹狀它通過描繪或想像而在頭腦中重現它;在人們頭腦和感官中將此物的一個相似品擺在我們面前;如下述例子中的情形:「此畫表徵了該隱對亞伯的謀害。」2. 表徵還意味著象徵、代表,作為……的標本,或替代;如在下面句子中的情形:「在基督教裡,十字架表徵了基督的受難和受刑。」按照斯圖爾特·霍爾的觀點,表徵具有兩個系統,第一個表徵系統是指人們頭腦中所擁有的概念圖景或心理表像,正是因為它的存在,人們才能將無論是虛幻的、還是真實的物、人、事與頭腦中的概念圖景聯繫起來,而意義正是通過這種聯繫得以彰顯,沒有概念圖景的建構,人類便無法解釋世界;表徵的第二系統是符號,單單擁有概念是不夠的,人們若想表徵或交流各種概念和意義,勢必需要符號。簡單來說,人們之所

以能夠領會意義，在於表徵的兩個系統；通過第一表徵系統，人們可以在現實世界與概念圖景中的世界間構建對應關係，因此現實世界不再如迷霧般紛亂難解，意義也由此凸顯；通過第二表徵系統，人們也在符號與概念圖景中構建對應關係，並運用符號區分事物和傳遞意義。現實世界、符號及概念圖景三者間的關係是意義得以產生的根源，而將這三者連接起來的過程就是所謂的「表徵」。

辭海中的「建築」一詞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建造、建立，二是泛指各類建築物，如房屋、橋樑等。宗教建築作為建築物的一類，是宗教文化在空間中的反映。泰勒認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複合體，換言之，凡屬文化，都與人息息相關，而宗教文化作為文化的一種，其產生與發展也與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就敏銳地提出：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人，所謂宗教，不過是一種顛倒的社會意識。雖然宗教文化是人所建構的一類文化，但作為上層建築的宗教文化必然要借助外部事物得到彰顯，從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活動來看，人們禮拜的佛寺、清真寺及教堂等宗教建築無疑是各類宗教文化在空間領域最普遍的彰顯方式之一。既然宗教建築是宗教文化在空間中的投射，那麼具體來說宗教建築如何表徵宗教文化，又顯現了宗教文化的何種意義呢？

宗教建築以超越時空的形式通過表徵的兩種系統表徵宗教的本體意義。無論是在人們的普遍認知還是在近現代物理學的概念中，時空似乎都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兩種事物，時間通過空間的變化而彰顯，空間也因時間的流變而存在，然而一旦在宗教領域探討時空問題，兩者就顯得與世俗觀念中的時空觀格格不入了。宗教建築是凸顯宗教時空觀的範例之一，任何宗教建築——無論是教堂、清真寺抑或佛教寺廟，只要信徒邁進該建築的大門，均質的時空瞬間發生了變化，宗教建築以空間的存在形式造成了時間上的斷裂，宗教信徒們在禱告或祈禱時，時間已經逆轉，空間已經遽變，信徒所經驗到的不再是平凡無奇的世俗景觀，而是千百年前與神聖同在的時空，信徒正因分享神聖時空而滿足自身對於回歸本體的渴望。正如伊利亞德所說，人們對於神聖空間和神聖時間的定期回歸體現了其對本體論的執著。

從表徵過程來看，宗教建築作為現實世界存在的事物，人們將其與頭腦中的宗教建築概念對應起來，由此理解宗教建築的歷史淵源及功能，此後，當人們在宗教建築中進行各種宗教活動時，人已然超越了世俗時空，處於神聖時空，此刻的宗教建築已不僅僅是宗教活動的場所，而轉變為渴求回歸本體的人們感知的神聖時空，宗教建築也因在人的感知中攜帶宗教意義而成為宗教符號。人們利用宗教建築作為宗教符號與宗教概念間的相似性與對應性將宗教符號安排或組織到表達或表徵宗教概念的語言中，這就是宗教建築表徵宗教文化的過程。總結來說，宗教建築以超時空的形式符號化，進而通過兩個表徵系統表徵了宗教文化的本體意義。

## 2. 阿克薩清真寺的歷史

阿克薩清真寺又稱遠寺，位於耶路撒冷的聖殿山上，是伊斯蘭教的第三大聖寺，其神聖性僅次於麥加禁寺和麥迪那先知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阿克薩清真寺指一批宗教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包括圓頂寺本身，還包括許多墳墓、噴泉等，是自阿布杜勒·馬立克起到奧斯曼帝國的蘇萊曼大帝為止，這期間的許多哈裡發所修建的建築物，占地約三十四英畝，而狹義的阿克薩清真寺僅指銀灰色圓頂的朝向寺，本文中論述的阿克薩清真寺為廣義的阿克薩清真寺。在伊斯蘭教的傳說中，阿克薩清真寺最初是由先知易卜拉欣修建，後由蘇萊曼續建，經多位哈裡發修繕才形成流傳至今的建築面貌。值得注意的一點在於，阿克薩清真寺的圍牆與坐落的聖殿山皆為猶太教的聖地，同一空間被賦以多樣的宗教文化與歷史，隱秘地埋藏了 20 世紀以後巴以衝突的種源。

馬麗蓉認為在伊斯蘭教的三大聖寺當中，阿克薩清真寺的人文內涵最為豐富。古蘭經中關於阿克薩清真寺的記載集中在穆聖登霄和禮拜朝向兩方面。伊斯蘭教創立初期，為了獲得更好的發展，穆罕默德將禮



拜的朝向定位阿克薩清真寺所在的方向；此外，圓頂清真寺也是穆罕默德登霄之地。據說，穆罕默德在大天使的陪同下於一夜之間從麥加禁寺行至圓頂清真寺，於圓頂清真寺內的岩石上登霄巡遊。古蘭經中記載這一事蹟：「讚美真主，超絕萬物，他在一夜之間使他的僕人，從禁寺行到遠寺。我在遠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跡象」(17:1)。由此觀之，阿克薩清真寺在穆斯林心中具有深遠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宗教內涵。

### 3. 阿克薩清真寺的宗教功能及表徵

清真寺具有多種功能，主要包括社會救助、經濟、政治及宗教等功能，但因清真寺最初是供穆斯林禮拜而建造的伊斯蘭教建築，那麼其最基礎的功能無疑是宗教功能——所謂宗教功能，就是指清真寺為穆斯林表達信仰、踐行信仰及開展宗教活動提供支持的功能。清真寺最基本的宗教功能便是供廣大穆斯林禮拜。禮拜作為伊斯蘭教的五功之一，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日五次的日常禮拜、每週一次的聚禮及每年兩次的會禮無一不以清真寺為最佳的開展場所，穆罕默德曾說：「一個人在清真寺裡同眾人一起的禮拜，要比自己在家裡禮的拜強 27 倍」。「我們注意到，先知穆聖在傳播伊斯蘭教的過程中，其他功修均在人間確立，唯獨禮拜是在他登霄之後確立的，可以說是直接從真主那裡取來送給穆斯林的禮物，同時也說明禮拜在五功當中的獨特地位」，這也奠定了阿克薩清真寺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功能。此外，伊斯蘭教其餘四功念、課、齋、朝也皆以清真寺為最佳之所。

20 世紀之前的阿克薩清真寺無疑以履行宗教功能為主，主要表徵了穆斯林渴求與真主同在的虔誠與執著。當穆斯林在阿克薩清真寺禮拜時，他們已然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束縛，似乎在禮拜中一次又一次體驗穆聖登霄的奇跡與真主的至大至善，他們絕非妄想與穆聖或真主比肩，只是在通過一次又一次禮拜而達到的心理情境中祈求真主的悲憫仁慈，以赦免自身的罪行，實現兩世吉慶的美好願景，此時的阿克薩清真寺可謂是：「信仰的支柱，是通向永恆後世的路徑，又是走向現實生活的路標」，這也反映出阿克薩清真寺已並非單純的穆斯林禮拜之所，而是內化為象徵伊斯蘭教文化與歷史的宗教符號。

## 二、阿克薩清真寺作為政治符號的嬗變

如果說：「宗教具有多種社會功能，如社會認同功能、群體整合功能、行為規範功能、心理消解功能、情操美育功能、經濟功能、政治功能等」，那麼可以說 20 世紀以前，阿克薩清真寺的宗教功能居首要地位，但 20 世紀以後，隨著巴以衝突的萌發，阿克薩清真寺的政治功能逐漸取代了先前居主導地位的宗教功能，但這並不是說阿克薩清真寺喪失了宗教功能，只是不如往昔那般重要——當巴勒斯坦人提及阿克薩清真寺時，它已經不僅僅是伊斯蘭教的象徵符號，更是巴勒斯坦人的國家象徵與政治符號。那麼，目前看來，阿克薩清真寺的政治功能都體現在何處呢？擬從歸屬演變、日常敘事與阿拉伯土地日三方面進行論述。

### (一) 阿克薩清真寺的嬗變

#### 1. 歸屬演變

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一直是巴以衝突的核心問題，該問題也貫穿于巴以衝突的萌發歷程中。修蕊和馬曉霖將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演變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單邊歸屬階段、雙邊爭奪階段、三邊爭奪階段及多邊化階段。詳細來說，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源於 1937 年英國頒佈的《皮爾報告》，該報告未將耶路撒冷劃歸給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而是由英國進行管轄，1947 年，聯合國發佈的 181(II) 號決議繼承了《皮爾報告》對耶路撒冷的劃分理念，不過管轄主體由英國變為聯合國。但聯合國的決議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強烈反對，1948 年爆發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使耶路撒冷劃分為外約旦控制的東耶路撒冷與以色列掌握的西耶路撒

冷,由此,阿克薩清真寺由單邊歸屬階段進入了以外約旦和以色列為對抗雙方的雙邊爭奪階段。

1967年中東地區爆發了六五戰爭,以色列取得了勝利,掌控了整個耶路撒冷。獲得阿克薩清真寺主權的以色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圖使阿克薩清真寺猶太化,但巴勒斯坦和約旦仍力圖奪回阿克薩清真寺。1996年12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阿拉法特在就任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的就職儀式上懸掛了阿克薩清真寺的照片,這凸顯了阿克薩清真寺已經成為象徵巴勒斯坦建國的政治符號的事實,有助於巴勒斯坦人將伊斯蘭教信仰與國家認同相結合,鑄造同一的國家精神和國家認同。2000年,以色列反對派領袖沙龍拜訪聖殿山,穆斯林認為這一事件象徵著以色列政府對阿克薩清真寺的進一步猶太化,因此,爆發了阿克薩群眾起義,其餘波影響至今。2000年以後,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似乎成為了一個諱莫如深的政治問題,巴以雙方再未就該問題達成任何實質性的決議。2020年,美國發佈了亞伯拉罕協議,旨在從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宗教信仰的同源性中尋求巴以衝突的和緩,但其對以色列擁有阿克薩清真寺主權的明確認同無疑將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進一步複雜化。

潘萌和哈全安認為:「就功能角度而言,政治符號一般具有劃分政治歸屬、代表政治權威、體現政治合法性以及強化政治認同四大功能」。以阿克薩清真寺為例,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演變歷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巴以雙方對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追求,不過這種對於政治合法性的追求卻慣常性地披上了宗教的外衣——阿克薩清真寺作為伊斯蘭教聖地的歷史與傳說與聖殿、哭牆作為猶太教聖地的歷史紛雜交錯,巴以雙方都力求從中找尋自身擁有該地主權的合法性根據。

## 2. 日常敘事中的阿克薩清真寺

雖然1967年六五戰爭的爆發使以色列掌握了阿克薩清真寺的主權,但為了避免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怒火,其並未親自對阿克薩清真寺實行全面而嚴格的管控,而是把阿克薩清真寺的管理權移交給約旦宗教基金會,也就是說,雖然阿克薩清真寺屬於以色列領土的一部分,但實際管理者仍是穆斯林。雖然阿克薩清真寺是穆斯林組織管理的一塊飛地,但這並不意味著以色列對阿克薩清真寺聽之任之,它對阿克薩清真寺的管理以非穆斯林訪客為主要對象,以聖殿山的週邊社區為主要管轄領域。人們從外部進入聖殿山一共要經過11座大門,其中的6座永久關閉,剩下的5座大門中有4座供穆斯林進入,而非穆斯林訪客只有通過唯一的大門亦稱摩洛哥人門且在通過以色列安保的檢查後方能進入聖殿山。此外,以色列政府還規定了開放聖殿山的具體時間。以色列政府從時間、空間及來訪人員三方面管轄阿克薩清真寺,本質上體現了其享有阿克薩清真寺主權真實性——阿克薩清真寺在作為宗教聖地之前,更是作為國家的領土而存在,正如羅伯特·薩克所定義的「領土性概念」:「個人或群體通過對地理區域的劃界,即全面控制以影響或控制人民、事件以及關係的一種企圖」。

與以色列政府不同,穆斯林則從另一面展現了阿克薩清真寺的日常生活,尤其在主權缺位的現實情景下,阿克薩清真寺是一種超越宗教範疇的社會空間。與非穆斯林訪客進入聖殿山需要通過以色列保安的檢查類似,穆斯林在進入聖殿山時也要通過穆斯林管理的檢查,這類檢查以檢查穆斯林的信仰為主,如能否背誦《古蘭經》、是否做了大小淨等。穆斯林進入聖殿山后,可以在阿克薩清真寺內禮拜,也可以宣講教義、閱讀經典及相互間進行討論等,這無疑是阿克薩清真寺宗教功能的展現。但如今的阿克薩清真寺也蘊意著豐富的政治內涵,如穆斯林在聚禮或會禮時,謝赫們不僅宣傳講授伊斯蘭教思想與歷史,更談論時事政治,針砭時弊,抨擊以色列對聖殿山的強權佔據,呼籲穆斯林們團結起來,為耶路撒冷和阿克薩清真寺的主權而奮鬥。在伊斯蘭教的節日如開齋節期間,阿克薩清真寺也懸掛政治標語如「團結穆斯林,建立哈裡發」。

概括而言,日常敘事中的阿克薩清真寺生動體現了政治符號劃分政治歸屬與代表政治權威的功能,猶太保安對阿克薩清真寺進行時空及來訪人員的管理本質上乃是國家管轄領土,而穆斯林組織對阿克薩清真寺的管理兼具雙重性質——阿克薩清真寺既是宗教的聖地,也是國家的象徵。

### 3. 阿拉伯土地日

阿拉伯土地日是與阿克薩清真寺息息相關的一項政治活動。該活動於每年的3月30日舉行,目的是紀念1976年因為抗議以色列侵佔巴勒斯坦領土而犧牲的6名巴勒斯坦人。阿拉伯土地日當天,伊瑪目帶領遊行的穆斯林向阿克薩清真寺所在方位禮拜,禮拜後,穆斯林們仍跪坐在地傾聽年長謝赫的宣講,演講內容多為阿克薩清真寺乃至耶路撒冷自古以來就是伊斯蘭教的聖地,是巴勒斯坦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號召穆斯林們團結起來,奪回阿克薩清真寺的主權。宣講之後,穆斯林們滿懷激情向阿克薩清真寺方向行進,而以色列軍隊往往在大馬士革門進行防衛,雙方不可避免地爆發衝突。

從表徵過程來說,阿拉伯土地日中遊行的穆斯林們在面向阿克薩清真寺禮拜時,頭腦中不僅升騰起對真主的虔信與敬仰,更將阿克薩清真寺乃至整個耶路撒冷視為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領土。在穆斯林心中,阿克薩清真寺既是宗教的聖地,又是國家的象徵,而且伊斯蘭教禁地的神聖性也強化了穆斯林將阿克薩清真寺視為巴勒斯坦領土的國家認同,正如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薩提·胡斯裡(1880-1964)曾認為:「共同的語言、歷史和文化是民族的基礎,宗教會支持和強化這種聯繫」。

簡言之,阿拉伯土地日活動時的阿克薩清真寺更多彰顯了強化政治認同的功能,當遊行的穆斯林面朝清真寺方向禮拜時,他們心中無一例外的確認它自古以來便是屬於穆斯林的領土。總而言之,由於巴以衝突的複雜多變,巴勒斯坦人利用阿克薩清真寺進行政治鬥爭的行為開始出現,隨著阿克薩清真寺的政治功能愈加凸顯,阿克薩清真寺已然作為政治符號進入到政治領域,成為攜帶豐富政治意義的政治符號。

#### (二) 阿克薩清真寺從宗教建築到政治符號的嬗變原因探討

##### 1. 歷史分析

阿克薩清真寺作為宗教建築伊始,便作為表徵宗教意義的符號存在於人類社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巴勒斯坦人逐漸將阿克薩清真寺視為政治活動的場所,佔據主導地位的宗教功能逐步讓位於政治功能,阿克薩清真寺也從宗教符號過渡至政治符號,當然,成為政治符號的阿克薩清真寺並非不再是宗教符號,只是它身為政治符號的特質更為顯著。既然談及阿克薩清真寺從一個符號轉化為另一個符號,那就必然涉及符號化的問題。艾柯認為事物符號化的過程可分為三步:一是思維主體確認某物有「某功能」,二是歸類為「用於什麼目的」,三是由此命名為「叫做什麼」,所以從符號化過程而言,阿克薩清真寺最初被認為具有為禮拜提供場所等實踐宗教信仰的功能,用於表徵對真主的虔誠信仰與無限賓服,因此它被稱為阿克薩清真寺,也符號化為宗教符號,但隨著巴以衝突的加劇,宗教功能外,人們開始在阿克薩清真寺開展政治活動,旨在爭取國家和民族權利,雖然阿克薩清真寺的名稱並未發生改變,但它已然符號化為政治符號。

從表面看來,阿克薩清真寺成為政治符號的原因無疑是因巴勒斯坦人們在此開展政治活動,它因此表徵了政治意義,但進一步來說,伊斯蘭教不止有著阿克薩清真寺一處聖地,但為何偏偏是它成為了巴以衝突中最顯著的政治符號?

##### 2. 哲學分析

海德格爾在《築·思·居》中說:「諸空間乃是從諸位置那裡而不是從「這個」空間那裡獲得本質的」,也就是說空間不是因其自身存在,而是因場所而獲得存在。比如說在河邊有著諸多能夠為某物佔據的地點,但有一個地點是通過橋而作為位置出現的,所以說橋作為一個場所使得空間獲得存在。類似的,如果說巴以衝突的焦點在於耶路撒冷,雙方都紛紛強調耶路撒冷為本國的首都,但在進行宣傳與論證時,耶路撒冷作為空間無法因自身而獲得存在,那麼位於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就成了彰顯其存在的最佳場所。

如果進一步探討:為何是阿克薩清真寺而非坐落於耶路撒冷的其他建築成為表彰耶路撒冷存在的場所,那麼從穆斯林方看,答案應當是它作為伊斯蘭教的第三聖寺,是耶路撒冷最能代表穆斯林的場所;從以

色列方看,阿克薩清真寺因包含哭牆等猶太教聖地無疑也是最能代表猶太人的場所——阿克薩清真寺因交匯著兩種不同宗教文化以及彰顯著耶路撒冷的存在而成為象徵巴以衝突的政治符號,且宗教文化與阿克薩清真寺表達耶路撒冷的存在間存在著張力,一方面宗教文化使得穆斯林和猶太人心中的阿克薩清真寺成為彰顯了耶路撒冷的存在,另一方面阿克薩清真寺使耶路撒冷獲得的存在又強化了宗教文化並將阿克薩清真寺內化為政治符號。

美國學者 L. M. 霍普夫說,「猶太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一系列衝突,雖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宗教分歧作為重要原因給你留下深刻印象」,儘管如此,阿克薩清真寺卻並非僅以交錯的宗教文化而成為巴以衝突的根源,它對於耶路撒冷存在的彰顯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或許可以說,中東和平進程的焦點在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的焦點在阿克薩清真寺。

## 結語

總而言之,阿克薩清真寺的功能嬗變歷程不僅表現了它從宗教建築到政治符號的轉變,更彰顯了其中東和平進程中的重要性。但無論是從阿克薩清真寺表徵的兩種不同宗教文化來看,還是從阿克薩清真寺使得耶路撒冷獲得存在來看,阿克薩清真寺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作為象徵巴以衝突的政治符號而存在。巴以衝突的和平解決乃至中東地區的和平發展依然道阻且艱。

## 注釋

- ① 楊陽、馮帥鵬:《阿克薩清真寺宗教和政治功能解讀》,《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6期,頁54。
- ② 馬麗蓉:《中東國家的清真寺社會功能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頁98。
- ③ 趙衛毅:《符號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
- ④ 哈樂德·D·拉斯韋爾和亞伯拉罕·卡普蘭:《權力與社會:一項政治研究的框架》,王菲易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06。
- ⑤ 哈樂德·D·拉斯韋爾和亞伯拉罕·卡普蘭:《權力與社會:一項政治研究的框架》,王菲易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06-107。
- ⑥ 胡國勝:《政治符號:概念、特徵與功能》,《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頁72。
- ⑦ 竹內郁郎:《大眾傳播社會學》,張國良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頁181。
- ⑧ 董琳:《宗教文化中空間的符號表徵和實踐》,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頁33。
- ⑨ 斯圖爾特·霍爾:《表徵:文化表像與意指》,周憲等主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6。
- ⑩ 泰勒:《原始文化》,連樹聲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
- ⑪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3。
- ⑫ 阿克薩在阿拉伯語中意為極遠,遠寺之稱由此而來。
- ⑬ 阿拉伯人將聖殿山稱為高貴的禁地。
- ⑭ 菲利浦·希提著:《阿拉伯通史》(上),馬堅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頁265。
- ⑮ 伊斯蘭教先知蘇萊曼,亦即猶太國王所羅門。
- ⑯ 馬麗蓉:《中東國家的清真寺社會功能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頁98。
- ⑰ 又稱金頂清真寺、薩赫萊清真寺。
- ⑱ 《古蘭經》,馬堅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140。
- ⑲ 祁學義:《從伊斯蘭史上的著名清真寺看清真寺功能的多樣性》,《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1期,頁76。
- ⑳ 楊陽、馮帥鵬:《阿克薩清真寺宗教和政治功能解讀》,《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6期,頁53。



- ②① 楊文迥:《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類學視閥下的西北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 ②② 許峰、傅菊輝:《論宗教資源在國際政治中的幾個問題》,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頁47。
- ②③ 修蕊、馬曉霖:《阿克薩清真寺歸屬演變》,《中國穆斯林》,2021年第2期,頁81。
- ②④ 亞伯拉罕協定又稱世紀協定。
- ②⑤ 萌、哈全安:《從宗教服飾到政治符號:伊朗女性頭巾摘戴之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頁119。
- ②⑥ Robert D. Sack,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20.
- ②⑦ 趙萱、劉璽鴻:《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的人類學解讀——從國家的遺產到遺產的文明》,《世界民族》2017年第6期,頁4。
- ②⑧ 趙萱、劉璽鴻:《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的人類學解讀——從國家的遺產到遺產的文明》,《世界民族》2017年第6期,頁5。
- ②⑨ 又稱巴勒斯坦土地日。
- ③⑩ 金宜久:《當代伊斯蘭教》,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頁131。
- ③⑪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31.
- ③⑫ 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孫周興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頁1197。
- ③⑬ L. M. 霍普夫著:《世界宗教》,張雲剛等譯,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年,頁2。
- ③⑭ 章蓬霞:《東陽木雕的形式特徵及其文化屬性探析》,《亞太學刊》,2022年第二期,頁64-70。

(Editors: LENG Xueyuan & JIANG Qing)